



文·圖——田雅頻（花蓮縣萬榮鄉公所村幹事）

Weaving to the Road of Rainbow

虹を織る

編織彩虹路

苧麻編織牽動傳統太魯閣女性之一生，在傳統社會下，女性需由種麻開始，學習割麻、取紗、用紗、日曬、捻紗、捲紗、紡紗、煮線、洗線、染色、日曬、理線、理經等14個繁複過程，最後才能運用苧麻成品進而編織。而太魯閣族傳統編織工法又分平紋織、斜紋織、菱形織、花織、米粒織及浮織，學習6項基本工法，這才是最耗時間及辛苦的開始。在過去織女編織係為完成一件件取暖衣物，織女編織技巧與社會地位、榮譽相關，而現在係用以完成一件件編織及創意用品。此外，突破傳統禁忌，亦有織男加入編織行列，織品圖樣再不限於菱形，織品從生活用品提昇到藝術品層級。在傳統與現代間，太魯閣族的織布技藝是如何在傳統文化勢微下傳承，其價值在太魯閣族部落中又是如何改變？

傳承文化刻不容緩

純熟編織傳統文化的耆老漸漸凋零，傳承文化已刻不容緩，太魯閣族地區內各國民小學普遍辦理學生編織課程，如秀林鄉佳民國小在17年前即開始培訓國小3-6年級女學生織布技巧，近年更是將傳統織布改造為手機袋、零錢袋，還編織出各式各樣的畫作。在公家機關之部份，花蓮縣秀林鄉公所歷年來更是不斷辦理傳統織布課程與展覽活動。

秀林鄉謝叔惠老師傳承傳統「地機織布」，這項傳統技藝，由於新型織布機之快速及便利，正面臨嚴重斷層。謝老師為國家認證之原住民傳統織布師，並接受秀林鄉公所委託在各國小從事傳統織布教學工作。



近年社區自主辦理一連串編織計畫，並與產觀學合作，已突破傳統產銷方式。

純熟編織傳統文化的耆老漸漸凋零，傳承文化已刻不容緩，太魯閣族地區內各國民小學普遍辦理學生編織課程，如秀林鄉佳民國小在17年前即開始培訓國小3-6年級女學生織布技巧，近年更是將傳統織布改造為手機袋、零錢袋，還編織出各式各樣的畫作。



地上型織布機。

嫁入水源部落的劉美金女士曾說，織布對她而言，就是故事的書寫，透過織布，可以書寫很多心情及對生活的感觸，有時後會在織布上書寫著故事及記憶的畫面，藉由織布傳承感情，像是織給孩子的嫁妝、織給親友的祝福，這一切都在織布上展現。而參加秀林鄉公所辦理的織布課程與展覽，展出所織的衣物及毛毯，更讓她認定織布文化傳承的重要。另，花蓮縣萬榮鄉公所正規劃苧麻文化人才培力及影像紀錄之計畫，內容從最初的種麻、成品、到創意編織產品的研習及行銷，此計畫將結合鄰近大專院校作完整影像紀錄及研究，祈使傳統織布文化能予保存，並尋找創新之契機。

而太魯閣國家公園亦長期培訓太魯閣婦女傳統織布技能，並與鄰近國民小學合作，於太魯閣遊客中心辦理太魯閣族編織特展，如2013年即與秀林鄉佳民國小合辦太魯閣編織展。在由社區自主帶動部落尋回傳統編織之例，有花蓮縣秀林鄉水源部落推動Mwaray da手

編工藝坊；花蓮縣秀林鄉秀林部落以恢復祖先織布技術與織紋意涵為主，成立「織娘的家」，目前與大學合作推動產觀學的工作，希望除了文化傳承外，也能帶動地方觀光；另西林社區發展協會於2017年向文化部提報織女計畫，亦是鼓勵部落年輕族人學習並傳承祖先織布技藝。

現代織女・織男的心路歷程

至傳統織布之價值又如何改變，直接貼近現代織女（男）心路歷程會更了解；太魯閣黃美枝女士，原居萬榮西寶、紅葉部落，後嫁於秀林鄉水源部落，因為這樣的遷徙讓她發現各部落的花紋紋路不同，像在秀林鄉水源部落就偏愛粉紅且較為繁複之菱形。各部落都會有代代相傳的圖紋，然後每個女子在編織時會加入自己的巧思，將圖紋作微幅的調整，就會變成家族內專屬的圖紋。以她自己為例，她會將奶奶的、媽媽的、再加上自己創作同時編入作



品，這麼一來在一條裙子上，就能看出家族的歷史與遷徙。織品雖已不再是評定太魯閣婦女社會地位，但依舊是一種生活的符號印記，透過織布記錄生命美好的回憶更是一種傳承與祝福。

太魯閣族梁秀娟，以軟陶及石膏粉製作娃娃的頭與身體，再利用正統的太魯閣族編織技法，製作出迷你版的原住民傳統服飾；因瞭解原住民在城市生活之失落，教導其它原住民朋友手工藝的基礎及原理，與學員共同創作與生產，而後成立了泰雅伊娜原住民工作坊。梁秀娟曾說，「製作娃娃的眼睛有兩種色澤，深咖啡與深黑，透過深邃的雙眼，感受祖靈對我的守護，穿著美麗服飾的娃娃也在此刻有了表情與生命」。

胡秀蘭女士16歲開始學習織布，18歲接受歌舞訓練成為秀場舞者，並遠赴日本表演，然在表演期間學習到日本織品製作之精細，且不忘繼續精進學藝，在歸鄉結婚後，自行創作小型工藝及家飾品，而後成立「那都蘭工作室」，於2008年獲頒原住民族委員會傳統工藝師證。「這正是維繫太魯閣族傳統文化的關鍵，傳統織布技術如果失傳，婦女如果沒有辦法織出家族的圖文，族群的文化和特色就會消失。」胡秀蘭女士如此著重太魯閣傳統編織，並將技法也傳給兒子將博·里漢。

將博·里漢打破傳統性別之限制，成為太魯閣族第1位織男，與母親胡秀蘭女士突破傳統產銷模式，共同創立「那都蘭織布工作

在2017年秀林鄉公所辦理太魯閣感恩祭織布比賽中，一名國小男童亦在參賽行列，獲得不少驚訝的眼光，可見織布技藝的學習已打破傳統太魯閣男女區隔之禁忌。傳統織布在過去獨尊漢化下式微，學校及公部門為了不讓太魯閣族重要傳統文化流失，理應責無旁貸興起各項培訓與展覽活動。



現今大多以桌上型織布機進行教學與織布，傳統的地上型織布機越來越少。

室」，將原住民織布提升至自創品牌藝術品層次。在學習編織過程，曾因性別屢屢受阻，他為了尊重傳統，不碰觸最傳統織布機，而以新型織布機取而代之。在他將織品藝術化的過程，也突破傳統菱型圖樣，將貓頭鷹融入創作象徵著母子平安；亦曾經將沒有牙齒的山豬圖樣融入，以反諷到處標榜山豬肉的美食攤位。近年來，工作室營運除了參與全台巡迴展覽外，亦結合部落小旅行，吸引中國、希臘人士來訪。



鼓勵部落年輕族人學習並傳承祖先織布技藝。

2016年太魯閣青年黃夏凡，使用苧麻，結合太魯閣圖騰、配上仿櫻花花瓣的頭飾，將族人與日本人的愛情故事創作出美麗服飾，並入選Pulima獎。黃夏凡說「後面那個拖地的，很多層次的，就是彩虹橋了，因為太魯閣族就是遵守祖訓，會織布紋面後，死了就可以到彩虹橋與祖靈團聚了」。

一起編織與祖靈相聚的彩虹路

在2017年秀林鄉公所辦理太魯閣感恩祭織布比賽中，一名國小男童亦在參賽行列，獲得不少驚訝的眼光，可見織布技藝的學習已打破傳統太魯閣男女區隔之禁忌。傳統織布在過去獨尊漢化下式微，也因為部落價值改變、時裝取得便利、經濟生活等壓力，使得婦女不再編織。學校及公部門為了不讓太魯閣族重要傳統文化流失，理應責無旁貸興起各項培訓與展覽活動；單打獨鬥的織女（男）們讓織品提昇至藝術的層次也讓人驚豔；但更讓人振奮的是，

近年透過社區自覺，由社區自主辦理一連串編織計畫，並與產觀學合作，已突破傳統產銷方式。

將博·里漢曾在編織路上受阻時自嘲，「如果真沒有辦法通過彩虹橋，他會把這條彩虹織布，當作是陪葬品，搭一座自己的彩虹橋。」我們需要更多的人加入編織的行列，一起編織與祖靈相聚的彩虹路。◆



田雅頻